

資治通鑑補正

寶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

增

補

許

解

光緒壬寅
季冬校印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周紀四
宋王四十二年

報王中

後學天台期三省書註

後學吳郡蔡允厚

後學吳郡蔡允厚

甲十八年秦昭襄王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年齊湣王十七年魏襄王二十二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五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避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初孟嘗君為齊相再伐楚楚人惡之及與韓魏破秦於函谷秦人更忌之秦楚乃縱反間於齊曰孟嘗君名高於主而擅齊國之權將為亂齊湣王已不能無疑會有田甲者謀劫湣王王於是益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出奔
按史記六國年表齊田甲劫王田文走先是孟嘗君嘗使其舍人魏

子收邑人於薛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至是魏子所與果賢者聞孟嘗君見逐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於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置傳舍十日孟嘗君聞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綬劍類可為劍綬劍把言其劍無物可左右以君賤之也貧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缺音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察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忌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買於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譌夫長鉞歸來者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買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慣於憂而性憊愚聞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買於薛乎馮驩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買收果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令以買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買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寔外戲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予其民因而買利之臣竊矯君令以買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及是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請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彊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驩先驅謁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詔詖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民乎馮驩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初孟嘗君之見逐諸賓無一人從亡者及復位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散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失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

也曰生也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無其中今君夫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

丑十九年秦昭襄王十一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年齊湣王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

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楚大夫屈平自沈於江以死初懷王之入秦平與昭睢固諫王毋往王惑於子蘭之言竟入秦而不反平曉顧宗國繫心懷王發於辭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子蘭時為令尹聞之大怒使上官大夫短屈平

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南平乃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平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安能以

結結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水名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七十里源出豫章城曰羅水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西流入湘荆楚歲時記屈平以五月五日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

祭之後平見夢於人曰每得所祭皆為蛟龍所奪食若以楮葉米五色絲繫而投焉則不為奪矣楚人從之角黍之製是也今齊韓魏趙宋同舉秦至鹽氏而還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官因稱鹽氏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二

人謂之探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趙主父行新地趙新取中山之地也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雁門

郎漢西河郎漢西河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世本曰昭王名遼韓襄王薨子釐王各立釐王曰倍

寅二十年秦昭襄王十二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四年齊湣王秦尉錯伐魏襄城尉國尉也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川屬韓蓋魏與韓

分有潁川之地用兵爭疆場之聞朝新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還其王於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歸行賞犬

暮魏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還其王於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歸行賞犬

赦置酒酺五日三人已上不得羣飲犯者罰金四兩想此禁不始於漢故趙亦以開禁賜酺為德○酺音蒲

酺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還其王於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歸行賞犬

酺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還其王於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歸行賞犬

酺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還其王於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歸行賞犬

酺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還其王於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歸行賞犬

酺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還其王於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歸行賞犬

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班志代即有東安陽縣括地志安陽君素俊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禮相

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處淺謀

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

為禍梯梯猶階也以木為之以升高者也禍梯猶言禍階也記王命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藉變孰大焉藉也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

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於籍也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藉變孰大焉藉也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

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

命止於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公子章與田不禮甚可畏也其於義

也聲善而寔惡內得主而外為暴得主謂章為藩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出

入不可以不備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人也信期曰善主父使惠文王朝羣

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儼然也儼然儼然貌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貌如此以下文反北面為臣詔

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計未決而報主父及王游沙邱史記正義曰沙邱在邯鄲平鄉縣

也班志云沙邱在鉅鹿公子章由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

高信以王與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八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

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為號李兌為司寇司寇周六卿之一也掌刑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

父開之謂開宮門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今宮中人後出

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鰕而食之爾雅曰生有鰕生蜀雞釋云辨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

為雞謂雞補注沙邱臺在順德府平鄉東北二十里紂築此臺多取鳥獸置其中衛靈公卒葬三月餘餓死沙邱宮沙邱宮穿家得石槨有銘云不憑其子靈公奪我里子章曰靈公之為重也久矣秦

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姚也見上為不

所崩於此

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樓緩免相魏丹代

之
丁二十一年秦昭襄王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五年齊湣王秦敗魏師于解班志解縣屬河東郡宋白曰解縣地即長鳴條之鄉有鹽池之利後漢乾

祐元年尉將軍守貞奏置解州

戊二十二年秦昭襄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六年齊湣王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魏書人其將微也魏丹薦左更白起於

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郡尉應劭

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

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

親

己二十三年秦昭襄王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七年齊湣王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其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杜預曰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

得其人秦雖彊為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

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丹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

庚二十四年秦昭襄王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八年齊湣王秦伐韓拔宛宛故中伯國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唐為鄧州南陽縣秦燭壽

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鄆

辛二十五年秦昭襄王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九年齊湣王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韓入版解縣瀕河之地也

武遂地二百里於秦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壬二十六年秦昭襄王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年齊湣王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

一、大良造即大工造之良者大工造秦十六

爵縣志屬河內郡唐為孟州濟源縣

癸二十七年秦昭襄王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一年齊湣王二十六年魏昭王韓釐王八年燕昭王二十四年宋有雀生卵於城之隅餽作鸛似鸛青黃色燕鵲向風搖翅乃因風飛

燕雀食之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班志沛郡公邱縣古滕國水經注滕城在薛縣西唐志滕縣屬徐州薛即孟嘗君所

封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答地斬社稷而焚滅之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以亦威服鬼

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

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樂宋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時蘇代自燕來未得見

齊王先說湣于髡曰人有寶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中人未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

言子遠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遠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

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湣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

見之王遂大悅蘇代因問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

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為天下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

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樂宋之利王曰伐樂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

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樂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損

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古人有言曰自卑者

人尊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秦攻趙拔杜陽徐廣曰杜一作

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水南入渭詩曰自土師古注云縣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

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云扶風枸邑有幽鄉公劉所都審爾則杜陽近枸邑接上郡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郡

併有杜陽殿

甲二十八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王二十七年魏昭王二十九年王二十九年燕昭王二十五年齊湣王秦攻魏拔新垣曲陽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

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水重源之北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泚水所出東流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西

屋山為泚水注云濟水重源之北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泚水所出東流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西

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

即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遷徙謂其新邑為新垣也

亥二十九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魏昭王韓昭王二十一年燕昭王趙惠文王二十三年齊湣王秦司馬錯擊魏河內秦并屬河東郡魏河內之也

惠王曰河內山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秦敗韓師於夏山齊湣王起兵

伐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宋遂滅

丙三十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四年齊湣王秦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

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潞為文水潞水又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

東逕中陽縣故城東中陽即今汾州之孝義縣

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孤咥正議斬之檀衢爾雅四達謂之衢斬也咥咥咥之諫湣王也王不聽咥出而哭國五

知所處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苛王曰行法咥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謝與人而說與居使人陳舉直言殺

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孤咥已不能用其言又斬之檀衢咥咥音喧上聲斷音灼陳舉直言殺

之東問左傳晉國齊州絳門於蘇氏說齊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

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今雖干將莫邪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劇音堅箭利金不得機絃之利則不能遠殺矣夫非不鉅鉅音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

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軍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墜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居此

行告趙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底音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

中年之郭衛非僅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絃機也是以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眾彊敵寡能也語曰騏驥之衰也駕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駕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繁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

也局音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

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

中人禱祝君爵饌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

也軍出常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供藥死者內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

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子戟折鏐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

士大夫之所匿所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

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者數而能拔城者為五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

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

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而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

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之仇之必矣不聽時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

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囑

秦以伐齊之利以利誘之曰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丁三十一年秦昭襄王二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五年齊湣王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

與三晉之師會之尉秦官也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

戰於濟西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還須昌穀城臨邑縣西又北還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

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遠其師宋地近於魏故使客之河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

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

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於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懣今軍皆破

亡若因而蔡之其民必叛禍命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蔡之待彼慙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

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潛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為

昌國君班志昌國縣屬齊即封毅為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也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

遜衛人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

器然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於莒隱公二年莒人入向注云今城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後贏姓茲與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

莒縣自初封十三君為楚簡王所城漢為莒縣城陽王所都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

齊地乃執潛王而數之數其罪也曰千乘博昌之閒方數百里兩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郡為樂

千乘博昌二縣皆屬青州千乘即今青州府之博興縣王知之乎曰知之贏博之閒地圻及泉班志贏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

有人當關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及泉者地以告

也有人當關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誠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於鼓里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有之不如此無之及其暴也齊人謂極為暴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

亡學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樂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樂然

鮑補注字書樂有三音一音音稍也舒也一音音累也一音音洛打也今以下文扶持之義推之當是用力之貌心國者以心為國也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甯即扶持心國之義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

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

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白明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畧奏矣刑賞已諾信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

雖觀利敗不貽其民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與謂黨與也即下文所謂與國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基明與

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叔秦穆楚莊為五霸學國以

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惟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篡之而亡齊湣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引讀曰荆丁度曰荆駕牛具在胸曰荆蓋駕馬亦用荆也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誅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邱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鑑據孟子以取燕事屬之齊宣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振起枯之本則枝葉推落而本根撥矣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慘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惟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畫齊西南近邑括地志載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瀋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瀋水為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瀋水西北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如時聲相張步進軍畫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閒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燕師蔡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葺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膠東漢為王出郡郡縣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琅邪秦置為東萊郡膠水之西為膠西國東萊春秋利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後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今魏師節今據水經濟水自安王十五年然徒及濟水入河而溢為榮一今兗州府之沂州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今魏師節今據水經濟水自安王十五年然徒及濟水入河而溢為榮一今兗州府之沂州南潰為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濟東北流入於鉅野澤東北過東阿鄆縣西界北逕須昌縣城至臨邑縣西濟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閒者也參攷上濟西注可見阿東阿鄆鄆城北逕須昌縣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閒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燕者百有餘人前燕都也班志前縣屬廣陽國唐為幽州治所今為燕京水經注前城西北隅有前邱故名十餘城皆為郡縣秦王魏王韓王會於京師六月之閒下齊七

戊寅三十二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六年齊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
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吳房縣東南 秦魏丹免相 齊淖齒之亂滑王子法章

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滑王失王之

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我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

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滑王欲與我誅之者桓右桓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

臣相與求滑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

矣趙王得楚和氏璧楚人下和得玉璞獻之楚屬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則其在足及武王立和

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云內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則音月 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

欺以問蘭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

曲使秦負曲也 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為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

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

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與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

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

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

有司案圖與城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與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

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

約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於庭引見相如相如曰秦自穆公以來

周紀四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熟計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單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拜為上大夫其後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椿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此蓋賂掌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厘司市掌市之治政刑量度禁令戰國之時合為一官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回遣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秦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己卯三十三年秦昭襄王二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七年齊襄王二年魏昭王韓釐王十四年燕昭王三十年

庚辰三十四年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八年齊襄王三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五年燕昭王三十一年秦伐趙拔石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秦復侯復為丞相楚欲

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秦復侯復為丞相楚欲

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令尹楚上卿執其國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所知也周地雖小諸侯尊之故可敵二十晉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

里名為天下共主杜佑曰洛陽古城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師諸侯城之以居敬王至孝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紆周公之官職至懷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曰東周王赧立東西周則王城也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器不足以勦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

周分理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器不足以勦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

西周則王城也西周則王城也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器不足以勦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

西周則王城也西周則王城也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器不足以勦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

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附錄是歲蘇厲謂周君曰離石祈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又將攻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則周危矣君何不令其養由基曰人皆曰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文左屈右大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引撥矢鈞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祈公之功多矣今公又以秦之兵出塞遇兩周踐韓而以攻滅公一攻而不得前功盡也

己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九年齊湣王四十二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九年齊湣王四十二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

以代光狼城趙國史記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康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余考史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康意抑以為光狼本取地趙襄子武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郡九原雲中下兵始能取趙軍取地狼史既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又無考光狼城之所則闕疑也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扶風汧縣之西有北隴山名謂城上拓拓以其地置隴西郡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因蜀出巴

拔楚之黔中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隨唐之地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隨唐之地

午三十六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三年齊湣王起伐楚取鄢鄧西陵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三年齊湣王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之國又按水經注鄢城當在宜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出而濟即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余謂西陵即夷陵班志夷陵縣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蓋縣城去峽城縣鄢即今南陽府之鄢州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漢志澠池縣屬宏農郡杜佑曰澠池有東西具利二城即秦趙會處宋白曰在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

里會遇之禮畢遠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遠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趙王許之會于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瑟二十五絃伏羲所作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趙王鼓之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蘭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缶反器爾雅曰益謂之缶注云盆也揚曄曰仰天拊缶而歌鳴秦聲也說文曰缶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劉向曰缶如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澠大王矣補注不嚴正言欲殺秦王使

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因而用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澠大王矣補注不嚴正言欲殺秦王使

之其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

秦公霸蓋甫正

卷四 同紀四